

## 歌之泉湧

南洋杉長了！它終於割捨了被呵護的依賴，用自己的力量勇敢地走出渺小的天地，認識浩瀚的世界，雖然必須忍受無量的辛苦，但成長的脚步永遠沒有停息。這——就是成長！

今年夏天，強烈的颶風來襲，所有花樹都飽受暴風雨的摧殘，南洋杉也不例外，幾乎被連根拔起，奄奄一息地趴在地上。隔天早上，師父領著師兄用三根長竹竿扶著它。不久，它的生命又再度活躍起來了，不時神采飛揚地舞動著巨手，納受一切，前幾天，和品師兄站在樹下。他說：「我想可以把竹竿拿掉了，它是獨立了。」我望著它，點點頭：「嗯！應該可以了。」一陣涼風送來，南洋杉用力搖曳著枝幹，很得意的向我們說：「我的，的確站穩了！」

清晨出班繞佛時，總要仰起頭來看著它，黝黑的軀幹在迷濛的晨霧中，顯得那麼堅韌，一點也看不出它曾一度瀕臨死亡！

我信步踱到南洋杉旁，向下望去是滿眼翠綠的地瓜田，收回眼光時不經意的抬頭看到了身旁的它——才一年不到的它，竟長得如此挺拔，一股莫名之感猛然而生，不由得趕緊縮回靠在它身上的手——是它變得不可愛了？還是它尊貴而堅韌的生命力令我不敢侵犯？

一年前它還是十分稚嫩的，記得兒童冬令營的前夕，矮小的它還鬧了一齣笑話呢！當時指導老師提議道：

「可以利用前面的南洋杉作成道心門。」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注意到它的存在，心裡直囁著：「那麼遠的一座山——蘭陽山，怎麼可能作成道心門呢？」禁不起滿腹狐疑，問了師兄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此杉非彼山，至今回想起來，還暗自覺得好笑呢！然而現在，它已不是那冬令營活動中既低又窄的可愛道具模樣的小樹了。它已經探出了平疊直上遼闊的天空，去眺望更遠的世界，迎接四面八方吹送過來的春風。

劉老先生坐在門檻邊，乾癟的手緊握著一封信，愣愣的望著前方，連老伴兒喚他都沒聽見，原來他又回到過去歲月……。

那年，他正年輕力壯，又娶了個貌美的妻子，不久，小倆口兒就自己搬出來另築新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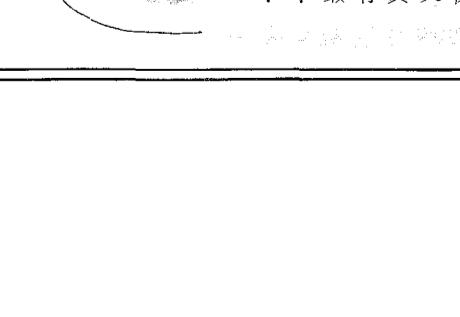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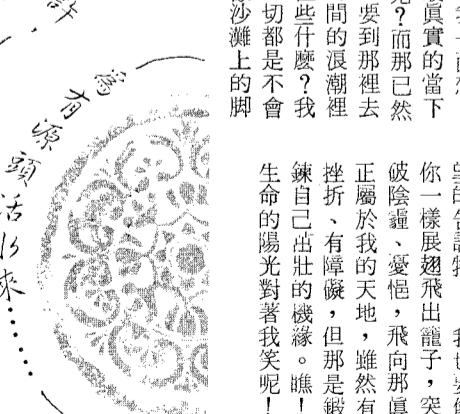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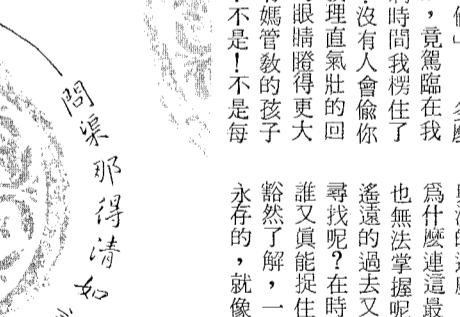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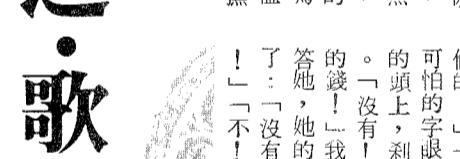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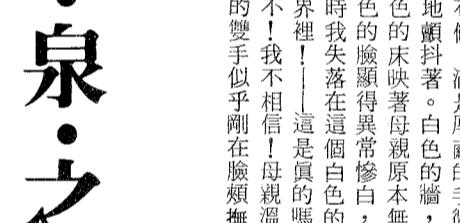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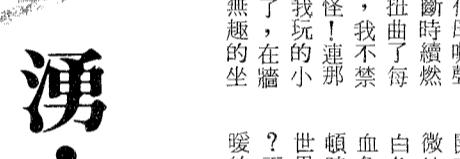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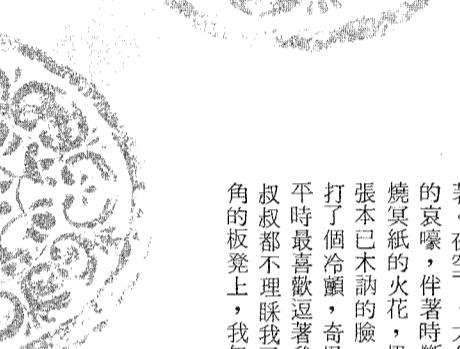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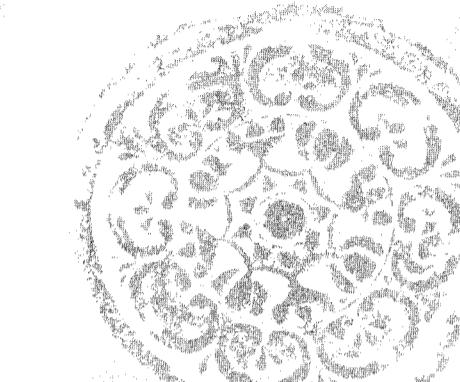
劉老先生坐在門檻邊，乾癟的手緊握著一封信，愣愣的望著前方，連老伴兒喚他都沒聽見，原來他又回到過去歲月……。

歲月啊！」不自覺的，劉老先生滿佈皺紋的臉上流露出一絲微笑。他彷彿又聽見孩子們牙牙學語時，喊著「爸爸！抱抱！」稚嫩的聲音。那一陣子，下班以後他還要趕著回家教寶寶走路呢！真不知道那來的一股勁兒，那有時間想到腰酸背痛的事兒！孩子的成長就是他全部的寄託。

清早提著菜籃上街張羅孩子愛吃的東西，把家裡佈置得喜氣洋洋，還點了一對紅蠟燭，他就坐在門邊等待，可是，多少對蠟燭燃盡了，孩子們卻不會回來。

劉老先生收回空洞的眼神，瞪著手中的信，老伴無言的接過信，讀了起來——「南洋杉長大了！它終於割捨了被呵護的依賴，用自己的力量勇敢地走出渺小的天地，認識浩瀚的世界，雖然必須忍受無量的辛苦，但成長的脚步永遠沒有停息。這——就是成長！」

「啊！那真是一段既忙碌而又甜蜜的



# 了大長杉洋南

我信步踱到南洋杉旁，向下望去是滿眼翠綠的地瓜田，收回眼光時不經意的抬頭看到了身旁的它——才一年不到的它，竟長得如此挺拔，一股莫名之感猛然而生，不由得趕緊縮回靠在它身上的手——是它變得不可愛了？還是它尊貴而堅韌的生命力令我不敢侵犯？

一年前它還是十分稚嫩的，記得兒童冬令營的前夕，矮小的它還鬧了一齣笑話呢！當時指導老師提議道：

「可以利用前面的南洋杉作成道心門。」在這以前我從來沒有注意到它的存在，心裡直囁著：「那麼遠的一座山——蘭陽山，怎麼可能作成道心門呢？」禁不起滿腹狐疑，問了師兄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此杉非彼山，至今回想起來，還暗自覺得好笑呢！然而現在，它已不是那冬令營活動中既低又窄的可愛道具模樣的小樹了。它已經探出了平疊直上遼闊的天空，去眺望更遠的世界，迎接四面八方吹送過來的春風。

劉老先生收回空洞的眼神，瞪著手中的信，老伴無言的接過信，讀了起來——「南洋杉長大了！它終於割捨了被呵護的依賴，用自己的力量勇敢地走出渺小的天地，認識浩瀚的世界，雖然必須忍受無量的辛苦，但成長的脚步永遠沒有停息。這——就是成長！」

「啊！那真是一段既忙碌而又甜蜜的

足跡被捲起的海浪沖走了，沙還是沙，水依然一波上來一波下去，來來往往，來去之間，天地似乎正玩著浪與沙的遊戲。

很多人在未決定自己是否要出生時，就已身不由己的被生了出來，而走的時候也是迷迷糊糊，就是這樣來得無可奈何，去得不由自己，有誰能從生命的泥澤中翻滾出來？……

那年我才十歲，什麼是世間的生離死別？什麼都迷迷糊糊的，大伯父驟然不見了！剛貼上的紅色春聯被撕下來了，那殘跡還在門邊濕著，哭聲、喧雜聲和大人們匆忙進出的腳步聲，弄得整個四合院鬧哄哄的。好奇的我躲在牆角偷偷的張望，夜空下，大伯母嘶聲的哀嚎，伴著時斷時續燃燒冥紙的火花，扭曲了每

張本已木訥的臉，我不禁打了個冷顫，奇怪！連那平時最喜歡逗著我玩的小叔都不理睬我了，在牆角的板凳上，我無趣的坐

了一夜。出殯時，堂姐拉著我同行，看他哭得傷心欲絕，一直喊著「爸爸！」，調皮的我也捉狎的學著他的聲調，竟也弄

了一呆滯的雙眼正望著窗外閃爍著的萬家燈火。家裡冷清多了，父親爲了工作常不在家，身邊聽不到溫馨的呼喚，感受不到親情的照拂，往昔的歡

樂情不見了，生活頓時失去了重心。有天，從學校回來，剛踏進門，就瞧見隔壁的阿巴桑滿臉惡，瞪著我說：「你這個歹囡仔，我的錢是不是偷的！」「偷」——多麼可怕的字眼，竟駕臨在我

的頭上，剎時間我楞住了。「沒有！沒有人會偷你的錢！」我理直氣壯的回答她，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：「沒有媽管教的孩子

！」「不！不是！不是每一個失去母親的孩子都是沒

有教養的，怎麼可以一竿子打翻整艘船呢？」我大聲的喊著，回答我的只是孩子，媽媽走了，她再也不回來了！」沙啞的聲音隨著窗外的寒意低迴在空氣中，而不知情的弟妹却拉著父親的手吵著要媽媽抱著，我還頭望著發呆的父親，一呆滯的雙眼正望著窗外閃爍著的萬家燈火。

隨著歲月的流逝，愈大愈感覺那份無奈與孤獨。時常獨自走向海邊，向著大海吶喊，多麼希望滾滾的海浪能夠帶走那長久以來心靈的孤寂。好想向前撲去，就讓一切消失吧！

大海吶喊，多麼希望滾滾的海浪能夠帶走那長久以來心靈的孤寂。好想向前撲去，就讓一切消失吧！

哭，但我哭不出來。

話語還依然繚繞耳邊，只

聽得父親低泣的說：「孩

子，媽媽走了，她再也不

回來了！」沙啞的聲音隨

著窗外的寒意低迴在空氣

中，而不知情的弟妹却拉著父親的手吵著要媽媽抱著，我還頭望著發呆的父親，一呆滯的雙眼正望著窗外閃爍著的萬家燈火。

隨著歲月的流逝，愈大愈感覺那份無奈與孤獨。

時常獨自走向海邊，向著

大海吶喊，多麼希望滾滾的海浪能夠帶走那長久以來心靈的孤寂。好想向前

撲去，就讓一切消失吧！

哭，但我哭不出來。

話語還依然繚繞耳邊，只

聽得父親低泣的說：「孩

子，媽媽走了，她再也不

回來了！」沙啞的聲音隨

著窗外的寒意低迴在空氣

中，而不知情的弟妹却拉著父親的手吵著要媽媽抱著，我還頭望著發呆的父親，一呆滯的雙眼正望著窗外閃爍著的萬家燈火。

隨著歲月的流逝，愈大愈感覺那份無奈與孤獨。

時常獨自走向海邊，向著

大海吶喊，多麼希望滾滾的海浪能夠帶走那長久以來心靈的孤寂。好想向前

撲去，就讓一切消失吧！

哭，但我哭不出來。

話語還依然繚繞耳邊，只

聽得父親低泣的說：「孩

子，媽媽走了，她再也不

回來了！」沙啞的聲音隨

著窗外的寒意低迴在空氣

中，而不知情的弟妹却拉著父親的手吵著要媽媽抱著，我還頭望著發呆的父親，一呆滯的雙眼正望著窗外閃爍著的萬家燈火。

隨著歲月的流逝，愈大愈感覺那份無奈與孤獨。

時常獨自走向海邊，向著

大海吶喊，多麼希望滾滾的海浪能夠帶走那長久以來心靈的孤寂。好想向前

撲去，就讓一切消失吧！

哭，但我哭不出來。

話語還依然繚繞耳邊，只

聽得父親低泣的說：「孩

子，媽媽走了，她再也不

回來了！」沙啞的聲音隨

著窗外的寒意低迴在空氣

中，而不知情的弟妹却拉著父親的手吵著要媽媽抱著，我還頭望著發呆的父親，一呆滯的雙眼正望著窗外閃爍著的萬家燈火。

隨著歲月的流逝，愈大愈感覺那份無奈與孤獨。

時常獨自走向海邊，向著

大海吶喊，多麼希望滾滾的海浪能夠帶走那長久以來心靈的孤寂。好想向前

撲去，就讓一切消失吧！

哭，但我哭不出來。

話語還依然繚繞耳邊，只

聽得父親低泣的說：「孩

子，媽媽走了，她再也不

回來了！」沙啞的聲音隨

著窗外的寒意低迴在空氣

中，而不知情的弟妹却拉著父親的手吵著要媽媽抱著，我還頭望著發呆的父親，一呆滯的雙眼正望著窗外閃爍著的萬家燈火。

隨著歲月的流逝，愈大愈感覺那份無奈與孤獨。

時常獨自走向海邊，向著

大海吶喊，多麼希望滾滾的海浪能夠帶走那長久以來心靈的孤寂。好想向前

撲去，就讓一切消失吧！

哭，但我哭不出來。

話語還依然繚繞耳邊，只

聽得父親低泣的說：「孩

子，媽媽走了，她再也不

回來了！」沙啞的聲音隨

著窗外的寒意低迴在空氣

中，而不知情的弟妹却拉著父親的手吵著要媽媽抱著，我還頭望著發呆的父親，一呆滯的雙眼正望著窗外閃爍著的萬家燈火。

隨著歲月的流逝，愈大愈感覺那份無奈與孤獨。

時常獨自走向海邊，向著

大海吶喊，多麼希望滾滾的海浪能夠帶走那長久以來心靈的孤寂。好想向前

撲去，就讓一切消失吧！

哭，但我哭不出來。

話語還依然繚繞耳邊，只

聽得父親低泣的說：「孩

子，媽媽走了，她再也不

回來了！」沙啞的聲音隨

著窗外的寒意低迴在空氣

中，而不知情的弟妹却拉著父親的手吵著要媽媽抱著，我還頭望著發呆的父親，一呆滯的雙眼正望著窗外閃爍著的萬家燈火。

隨著歲月的流逝，愈大愈感覺那份無奈與孤獨。

時常獨自走向海邊，向著

大海吶喊，多麼希望滾滾的海浪能夠帶走那長久以來心靈的孤寂。好想向前

撲去，就讓一切消失吧！

哭，但我哭不出來。

話語還依然繚繞耳邊，只

聽得父親低泣的說：「孩

子，媽媽走了，她再也不

回來了！」沙啞的聲音隨

著窗外的寒意低迴在空氣

中，而不知情的弟妹却拉著父親的手吵著要媽媽抱著，我還頭望著發呆的父親，一呆滯的雙眼正望著窗外閃爍著的萬家燈火。